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案中冤案 第三章 再怒而捕屠戶

話說大慈寺附近，有一個屠戶，以沿街叫賣豬肉為生，姓蔡名源。娶妻李氏，所生一子，名叫吉祥兒，年紀只有五六歲。那蔡屠戶是個渾人，乾著這屠宰的營業，養活著他的妻子，每日裡是兩餐白米飯，一枕黑甜鄉，餘外的事，全不掛在他心上。像這樣自食其力，飽暖無憂，也非常不是人生樂事。不過有一件，他的膽子忒大，並且好喝幾杯酒。到得醉了以手，更是天不怕地不怕了，所以相識的，都說他是個危險的人，彼此見著時，略打一個招呼，便忙著遠遠躲避。不相識的，可更不用說了。這種情形，經過天長日久，蔡屠戶也自有些覺察，他便氣忿忿地說道：「你們不理老子，老子也用你們不著，我自己掙錢，自己吃飯，從來求不著誰，跟我近，又當怎樣，跟我遠，又當怎樣，不用你們不理我，我還不高興理你們呢！」自此以後，等不到人家，望望然去之，他已先作出昂頭天外之概，越發鬧得俯仰無儔，落落寡合了。

誰知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蔡屠戶所說，自己掙錢，自己吃飯，從來求不著誰，這種獨立的生活，有時受了特殊的壓迫，也竟是靠不住的。就在去年秋天，他得一場很重的瘧疾，不但不能叫賣，家中坐吃山空，而且還耗費了許多醫藥錢。他是個小本經營，如何擔當得起。等到初冬時候，病勢完全脫體，家中已是典盡賣光，一無所有了。可憐蔡屠戶，雖然想著再作生意，只苦於沒有本錢。要按照普通的情形說，人不幸處於這種境遇，僅有出於借貸一途，本來有無相通，這也算尋常之事。無奈蔡屠戶卻是有些不同，因為平常日子，人家躲著他，他也遠著人，成了一個不通聞問之勢。如今鬧得走頭無路，再去仰面求人，不用說世態炎涼，未必有那肯援手的。即使果有不念舊惡，慨然願幫助的，但那蔡屠戶是個性子執拗的人，也決不肯搖尾乞憐，向人家去下那口氣。試問一個窮漢，坐在家裡，還能夠有人拍門給他來送錢麼？只有坐以待斃的了。如是苦苦地又捱了幾天，已是四壁皆空，炊煙不起，大人發愁，孩子嚷餓，他們一家命運，似乎已經到了末日。蔡屠戶平日粗豪之氣，至此不禁銷磨殆盡。他看著妻子，心中著實難過，便毫無目的，惘惘地走出大門。那時也餓著肚子，穿著一件破衣，頭髮長了多長，好幾天沒有洗臉，貧困的情形，完全表在外面，真是憔悴極了。他把頭垂得很低，眼看著地向前走。一者因為心中有事，二者覺著也沒有面目見人。不料走著走著，忽然跟對面來的人撞了個滿懷。只聽得那人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，這是怎麼了？」蔡屠戶抬頭看時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卻是大慈寺的方丈熙智。蔡屠戶此時，一者氣餒，二者理虧，三者因為他是個出家人，有些另眼看待，便自己認錯道：「師父不要見怪，我實在是沒看見。」說著，不禁深深地歎了一口氣。

熙智點點頭，把一種悲憫的眼光，望著蔡屠戶的臉，很表同情的說道：「你怎麼沒有作買賣呢？並且我看你的情形，近來像是不大得意。」再說蔡屠戶，這幾月的工夫，先為病魔所困，後為窮鬼所纏，目下鬧得生計斷絕，一身苦情，他那一腔牢騷，幾乎不曾把肚皮脹破，但可惜從沒有一個人肯於稍事矜憐，向他動問，所以他的苦衷，也就絕無髮表的機會。如今見這位和尚滿面慈祥，居然如此關切，不由得著實感動，心裡藏著的話，便好似箭筈離弦的一般，哪裡還能按捺得住，當下便又衝口而出的，歎了一口氣，然後說道：「師父，告訴你不得，我現在是沒有活路兒了。」

熙智問怎麼一回事，蔡屠戶這才把不幸的遭際，徹底的述說出來。熙智聽了，便也歎息著說道：「想不到你竟會這樣運蹇時乖。今天咱們遇著，也算一緣一法，如今我也不辦事去了，你先跟我回廟裡去罷。」蔡屠戶一聽這種口氣，似乎大有周濟之意，真乃是絕處逢生，大喜過望，連忙答應著，跟在和尚的後面。

及至到得廟裡，熙智先叫他飽吃了一頓飯，然後取出十兩銀子，向蔡屠戶說道：「你把這個去作本錢，大概也夠了。我這錢，不但不要利息，並且也不定歸期，你幾時有錢，幾時再還。倘若賺不出來，你只顧養家要緊，這事就不必放在心上。」

蔡屠戶眼睛裡看著銀子，耳朵裡聽了這片話，真不信世界上會有如此的好人，真好比是菩薩臨凡，佛祖降世，立時感激涕零，趴在地上給和尚磕了一個頭，然後又說了此恩此德沒齒難忘的話。熙智道：「你也不必如此，這總是天無絕人之路，所以才蒙佛爺垂佑，叫你我彼此遇上。不然，哪裡能夠這般湊巧呢？我看你也無須耽擱了，就此回家去罷。蔡屠戶揩乾眼淚，連聲答應著，這才拿著銀走了。到得家裡，對李氏一說，李氏也不住的念佛，覺得是死裡逃生一樣。

自此以後，蔡屠戶便重理舊業，一家大小不愁沒有飯吃。他平日也想積攢幾個錢，將來好還和尚。無奈家常日用是減少不得的，自己的酒癮，一時也戒除不了。所以到得年底下，歸總一算，除去各種開銷，以及來年作為成本外，僅能提出三兩銀子，作為還債之用。他便把銀子包好了，又選了一個較大的豬頭，一副最肥的下水，還有六七斤五花三層的好肉，一總拿到大慈寺來，對熙智講明來意，最後說，這一點東西，是我孝敬師父，略表寸心，餘下的錢，容我到來年，再陸續歸還。那熙智肉量本來很好，瞧見蔡屠戶送的這份禮物，早已心花大放，饑涎欲滴，便道：「你送我東西，我也不跟你客氣。」

至於這銀子，你把它拿去，留著添補過年用罷。我也不是向你誇富，這事在我眼裡，是小事一樁。並且我看你這個人，心眼實在不錯。你用我的那十兩銀子，往後不必提了，咱倆只要彼此心照。」蔡屠戶聽了，這一喜，真乃非同小可，覺得身上立就輕鬆了許多，那感激和尚之心，更自加了數倍。所以他這個年，過得也格外高興。

正月初間，大而鋪商，小而負販，都要過幾天安逸的生活，照例不作買賣。這一天，屠戶清晨起來，在外邊去兜了一個圈子，回到家內看時，只見有個算命的先生高坐在那裡，他的妻子李氏，正報著自己的生辰八字。蔡屠戶的脾氣，本來不信這些事，而且也不樂意花這種冤枉錢。但因為是已成之局，難於下逐客令，便也就一聲不響的坐在旁邊，要聽他說些什麼。不料那算命先生輪著指頭一掐算，忽然眉頭緊皺，歎了一口氣來，底下並沒有說什麼。蔡屠戶一見，心裡是不痛快極了，卻把李氏給嚇了一跳，趕忙便問：「先生因何歎氣？」那算命人道：「這個話，我還是說不說呢？說出來，一定要惹你們見怪；不說出來，我又覺得於心不安。事處兩難，真叫人不知如何是好？」李氏道：「正要請先生指示迷途，有話如何不說。」那算命人道：「既然這樣，我可就要說了。這個命，按五行生剋推算，就在今年今月今日，要有大禍臨身，此乃命中所招，非關人事。我這是就命談命，請你們不要著惱。」李氏一聽，顏色都變了，立時接口道：「請問先生，可以躲避不可？」

算命人道：「除非坐在家裡，不出大門，或者還能夠躲開這一步大難。」蔡屠戶坐在一旁，氣早就大了，想著要說話，苦於插不下嘴去，這時方氣哼哼地說道：「我要問問你，是怎麼一步大難？」那算命人道：「你不要怪我說，這事非同小可，輕則牢獄之災，重則身首異處。」蔡屠戶聽到這裡，怒火直攻，哪裡還能按捺得住，跳起來，掄開巴掌要打，卻被李氏攔在中間。他便破口大罵。那算命人也不索錢，起身往外便走，口中說道：「你是一個可憐的人，我何必跟你一般見識。但請你記著我的話，能夠安穩的過了今天。」他把話說完，已是悄然出門，蹤跡不見了。

直到這時候，蔡屠戶還不曾罵完，後來又罵李氏，大正月裡，不該招邪引鬼，以致聽這些混帳的話。李氏向來怕丈夫，哪裡敢答一句話，直等著酒肉到口，蔡屠戶吃上喝上，這才不言語了。過新年的時候，無論窮家富家，都要抱著享受主義。

那蔡屠戶，肉是他的本行，酒是他的嗜好，自然比著別人，還格外要興會淋漓，大嚼酣飲。到他住手的時候，已是醉醺醺地，大有酒意了。此時李氏跟吉祥兒方才圍攏過來，去吃那殘肴剩飯。蔡屠戶紅頭脹臉，青筋疊暴，坐在一邊，忽然出其不意的發了一聲淨笑，立時站起身來。李氏忙問道：「你上哪裡去？」蔡屠戶道：「到外邊轉一轉去。」說著，已過到了院子裡。李氏連飯也顧不得再吃，忙著追出來說道：「你回來，我還跟你有話說。」蔡屠戶站住了腳道：「你有什麼話說？」李氏趕到他面前，神情很淒楚的說道：「依我勸你，不要去了。」蔡屠戶哼了一聲道：「你大概是沒有忘記方才說的那個鬼話罷。」

我這趟出去，就跟他憋那一口氣，等明天見著時，把他問得啞口無言，那時好把他痛打一頓。」李氏聽了，只得順著丈夫的口氣說道：「你這個辦法，也未嘗不可以，但是何必一定要出去呢？」蔡屠戶聽了，把眼一瞪道：「你好糊塗，我要不出去，他還要

說我是依了他的話，方能趨吉避凶，那時鬧得有口難分，怎能得打他死心塌地？」說到這裡，便轉身要走。李氏一聽，可更著急，立時趕上前，一把揪住道：「你信也罷，不信也罷，反正我今天不讓你出去。」蔡屠戶大怒，揪住李氏的腕子，朝外只一抖，可憐李氏哪裡經得住，早已仰面朝天，跌倒在地。蔡屠戶看了妻子一眼，又從鼻子裡哼了一聲，大踏步的向外便走。李氏坐在地上，放聲大哭起來。小吉祥兒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，見他娘哭，他也跟著哭，一時母子號啕大哭，情形很是淒慘，便已透出不祥之兆來了。

再說蔡屠戶，逞著一股忿氣，出了自家的大門，本來是毫無目的，只好順著兩隻腳，向前行走。誰知這一來不打緊，竟自應了算命人之言，惹下一場殺身大禍，真乃早一刻也遇不上，晚一刻也躲得開，偏是不早不晚，恰巧的踏上了這生死之門。足見人世吉凶，不能自主，思想起來，實在令人可驚可怕。原來那蔡屠戶腳步踉蹌的，已經走出很遠，忽聽得對面有馬蹄聲音，抬頭看時，只見一個騎馬的官兒，帶著十來個人迎面而來。一者是相隔較遠，二者他有些醉眼模糊，所以倉猝之間，還不曾看清，但是霎時的工夫，已經近了。蔡屠戶一眼便看見了他那大恩人熙智方丈，是被鎖鏈子鎖著，成了一個囚犯。別瞧他是個屠戶，除膽大之外，還更有些義氣，況今天酒醉以後，尤其要見真性情。這件事，他不遇著便罷，既然親眼看見，怎生按捺得住，當時不由得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便仗著一股酒氣，哪裡管什麼叫作官事，竟似虎吼一般，闖將過去，劈胸一拳，把那拉著鎖鏈子的局勇，出其不意給打了一個筋斗，跟著便去擰那鎖鏈子。其餘局勇大吃一驚，一齊圍攏過來，大聲吆喝著。內中有個叫白慶的，認識蔡屠戶，便喝道：「你是瘋子麼，青天白日之下，膽敢來劫犯人？」誰知話還不曾說完，早叫蔡屠戶掄開蒲扇也似的大手，給打了一個大嘴巴，直把白慶給疼得噁啞啞的亂嚷，順著嘴角邊往外淌血。

胡得勝在馬上大怒道：「你們把這混帳東西，給我抓起來，我一定要辦他。」眾局勇應了一聲，立時把蔡屠戶團團圍住。任你怎樣驍勇究竟一個人，敵不過十個人，雖有幾名局勇，也著了他的手，但是打到最後，蔡屠戶已經鼻青臉腫，亂發蓬鬆，被人活活擒住。所有局勇，受傷的受傷，喘汗的喘汗，無不恨之刺骨，用不著胡得勝再來吩咐，早已像鎖猛虎一般，將他牢牢的鎖定。